

·散文·自然物语·

一条流淌乡愁的河

□吴继红

提起我的故乡，就不得不说那条叫唐河的小河。

我出生在豫西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村子后面有一条小河，不太宽，河水非常清澈。河边有成片的芦苇，河面上有漂浮的菱角和水葫芦，它们有着睡莲一样美丽的叶子和葳蕤纠缠的藤蔓。河水不急不缓地静静流淌，成群结队的野鸭在镜面一样的河中游过，昂首挺胸、神气十足，在身后留下一圈细细的涟漪。

河里鱼很多，有河虾、鲤鱼、鲢鱼、甲鱼等。夏日的午后，阳光碎金一样撒在河面上，我们背着大人在河边戏水，狗刨、仰泳、蛙泳、踩水……个个晒得黑泥鳅一样，可是谁也不在乎。

岸边的水草里隐藏着滑溜溜的水蛇。快下雨的时候，有着细长腿脚的“水拖车”在水面窜来窜去，轻盈得像一片草叶；鱼儿们把头探出水面，张大嘴巴呼吸新鲜空气。河边有茂密的楸树、高大的梧桐树，水闸旁还有一棵粗壮的楸树。起风了，河边杨树的叶子、楸树粉白的花瓣飘飘洒洒，世界仿佛在那一刻静止下来……

河湾处有一个水闸，平日里，水闸总是敞开着。水闸下面有一个一米多深的青石砌成的池子，池子两侧是两块青色条石，脚踩在上面，潺潺的水流从脚趾缝里轻轻淌过，像小鱼似的，把脚心挠得痒痒的。

夜色弥漫，女人们坐在池子里搓洗着一天的疲劳，笑声不时飞到小河下游；下游的汉子们唱起嘹亮的野歌，惹得面皮薄的媳妇们羞红

了脸。歌声惊起岸边楸树上栖息的老鸦，他们扯开嗓子惊慌失措地叫着，那叫声在静谧的月色里空旷而嘹亮。

河边有一个柿树园子，长满了野草，春天，我们在草从里逮蚂蚱、挖茅根；秋天，我们把来不及长大便掉落的小柿子捡回家，用棉线穿成串挂在脖子上、手腕上。等柿子再长大些，我们爬到树上，把刚成型的柿子摇下来，用河泥包裹住，埋上三五天，咬一口，又脆又甜。到了秋末，火红的柿子挂满枝头，狡猾的老鸱早就瞄准了这些香甜的果实，一天到晚在柿树园里徘徊，把那些饱满的柿子啄破。我们这些调皮的孩子偏不让它吃得安心，挥舞着棍子、捏起土坷垃，连喊带吓把它们赶走——被老鸱叨过的柿子一定是整棵柿树上最甜的那个。

小河边有我无数温暖的回忆：在水草边捡野鸭蛋，在平坦的河堤上捏泥人、放泥盆盆，在河堤上钻几个小洞穴，把柿子当弹子一样弹进洞去；坐到草丛上，从河堤顶上滑到河边……每天这样疯跑畅玩还觉得不过瘾，趁大人不注意，我们还会推来家里的架子车，一个负责“驾辕”，另外几个帮忙推车，把车推到了河堤顶上，手一松，看架子车“咕噜噜”地自己下河坡……玩到最后，没了气力，仍不肯消停，弯腰弓背继续推着架子车爬河坡，眼看架子车爬过了半坡，不知道是力气尽了还是谁悄悄偷懒，一松劲儿——说时迟那时快，架子车野马一样顺着推上来的轨迹呼啸而下，负责“驾辕”的小哥哥躲避不及，下意识地一缩脖子，架子车就捂着他的脖子倒回了河坡下……我们吓傻了，小哥哥也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直到架子车完全停下来……现在想起

那场面还觉得惊险。亏得那时候家里孩子多，大人忙于田间劳作，无暇顾及我们，不然得受到多少唠叨和叱骂？

初中毕业我进城求学，第一次离开了家乡的小河。跟着父亲骑着家里那辆载重自行车，沿着河堤走了很远很远，沿途看到河岸边的老柳树，夕阳余晖下树梢缱绻的归鸟，这一切都让我有种说不出的伤感。

离开了村庄，才知道村后的那条小河叫唐河，它是沙河的一条支流。后来我去了很多地方、遇到过很多河流，也有机会见识了奔涌的长江和辽阔的黄河。夜深人静，浮上心头的还是村后那条平淡无奇的小河。那“高楼晴见水，楚色霭相和”的小河黄昏，那“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的小河夜晚，那“鸟啼花发柳含烟，掷却风光忆少年”的小河往事，一直固执地在梦里徘徊。

“我的家乡有一条小河，从我亲人们前静静地流过。每当我赶着马群来到河边，她为我洗尘又轻轻嘱托。我的家乡有一条小河，从我亲人们前静静地流过。每当我披着月色来到河边，她滋润歌喉和我们一起歌唱。啊，小河，家乡的河……”这个春天，我漫步河边，掬一捧有着鱼腥味、泥沙味、方言味的河水，所有记忆都从那个叫作宁庄的小村一点点回来，向东延伸，汇入沙澧河。河心深邃的漩涡裹挟泥沙、鱼儿和沉积的块垒向前流淌。那些流逝的光阴里，许多往事，在宽阔而生动的河面一闪一闪，照亮我的乡愁。

谁的故乡没有一条河流过？雪消冰又释，景和风复暄。此时此刻，小河岸边正是芦芽遍地、柳色青青吧？

·诗歌·花香水韵·

晒太阳

□东方亮

一间草房、一扇柴扉
和一堵矮墙
日子迎面扑来
太阳在墙上流淌

母亲的老拐杖
背靠墙院
烟袋锅吞吐欢笑
火媒子亲吻吉祥

好日子跟俺
一对上火儿
心窝里就装满太阳

春天的诗

□于贵超

春天来了
寒冷还躲藏在晨雾里
月光还是那么平静
在床前 或湖面的波光里
偶尔卖个萌
就像家乡灶膛里
突然扑面而来的温暖往事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
风里都写满纷繁的文字
你可以站在河边
读成一首忧伤的情诗
或者抽着一袋闷烟
听鸡飞狗叫里二婶的骂街

如果还记得一树花开
记得花树下亲手埋下的名字
就可以把等待
晾晒在向阳的土墙
那自然喂不饱饥饿的灵魂
却可以趁着新雨
沏一壶好茶

有时你就是一块石头
岁月里漂浮的孤独
风月的柔软托举你的坚硬
飞鸟和落花 见不到的故人
像一把撒进面汤里的盐
每一口都有它的滋味

·随笔·人间真情·

温暖我童年的人

□李 丹

每个人童年都会有一个“偶像”，这个“偶像”通常比自己年长，她（他）在某些方面展现出成熟的魅力，让人产生依靠的情结，在不知不觉中引领着自己的成长。我童年的“偶像”是小华姐。我和小华姐是老家，我与她的妹妹又是发小，她待我情同姐妹。

她长我八九岁，对我们这些小妹妹疼爱有加。她谦虚美丽善良，又开朗温柔多情。她的一举一动、她的发型服饰，都成了我们模仿的对象。小华姐在我的性格养成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她，使我渐渐长成了一个散发温暖的人。

小华姐出嫁后，和她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按照当地的习俗，出嫁的姑娘回娘家都要探望长辈。当时我爷爷奶奶都已是古稀之年，小华姐每次回来都来探望二老。每次我都高兴得手舞足蹈，像蝴蝶一样围着她飞来飞去，尤其对她那瀑布一样的长发情有独钟。

记得有一次我问她：“小华姐，你今年多大了？”她说：“我27岁了！”此后，每当我独处时，就会浮想联翩，憧憬着我的27岁会是什么样子。虽然现在我早已过了27岁，但儿时这些美好的画面总在我脑海浮现，让我留恋。

我的家乡每年农历三月有一个闻名遐迩的庙会，庙会上有戏曲、歌舞、民间杂耍、小吃，还有烧香许愿的，应有尽有，热闹极了。我也很久没有逛庙会了。2014年，庙会开始时正赶上我休假，我便迫不及待地奔回去。

去逛庙会喽！和家人一起穿梭于熙熙攘攘的人群，琳琅满目的商品看得我眼花缭乱，叫卖声此起彼伏，让人应接不暇，诱人的美食让你忍不住

去尝尝鲜。这时，一个清瘦的脸庞映入眼帘，似曾相识。但她形容枯槁、面容憔悴，让我差点与她擦肩而过。是她！是小华姐！看到她以往那乌黑亮丽的长发被满头生硬的假发取代，我的心像是被针猛戳了一下。我意识到，小华姐病了。简单地打了招呼，便和小华姐分开了。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是我和小华姐的最后一面。

小华姐的丈夫是名军人。他退伍后，夫妻二人开了一家饭店。由于她丈夫厨艺好，菜品经济实惠，夫妻二人待人又和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们育有一双儿女，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可是，命运有时是那么无情，小华姐患了癌症，医生让她做手术，她因为生意繁忙、孩子幼小，一拖再拖，实在拗不过医生，才去做了手术。庙会相遇，是她刚出院不久。由于化疗，她的头发大把大把往下掉，才买了假发戴上。手术不到半年，她病情复发，癌细胞扩散至全身，小华姐带着对家人的无限眷恋，去了另一个世界。

童年，那个曾引领我成长的人，永远留在了记忆深处。是她，教我养成了温暖的性格，并在人生路上，不断以自己微茫的光和热，为我爱的人照亮人生。

再也见不到我的小华姐了。一想起她，我就会心酸不已，泪水盈眶。

父亲的背影

□王军东

今天陪着父亲去医院看牙。看完以后，父亲怕耽误我工作，固执地要自己步行回家。

我只好目送他自己走。突然，我惊讶地发现，原来在我心中魁梧健壮的爸爸，此时已是一个满脸皱纹、满头白发的老人了，他步履蹒跚、腰背微驼，慢慢地向前走着。

他脸上的每一条皱纹、他头上的每一根白发，都是为我们付出的见证！

看着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流了下来。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再也找不着的时候，我的眼泪不禁又流了下来……

时光啊！您能慢点吗？让我最亲爱的爸爸慢一点变老！